

通俗文藝出版社

八明十丈

文 明 小 史

李伯元著

通 俗 文 藝 出 版 社

內容說明

本書是〔官場現形記〕作者李伯元寫的另一部長篇小說。
內容寫清朝末期，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我國城市和農村中的
巨大變化。

封建官僚對帝國主義是畏懼、屈服、獻媚；人民羣衆對〔洋
人〕和〔官府〕是不滿和反抗。

封建統治階級對外軟若無骨之蛆，對人民却又酷殘地鎮壓
和剝削。讀了這本書，令人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會增加
憎恨和鄙視。

文 明 小 史

李 伯 元 著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北京香齋胡同73號)

北京新華印刷分廠印刷·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文)0019·787×1092 1/32·12 1/2印張·311千字

1955年7月第一版

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8,000 定價：(4)八角八分

叙引

阿英

南亭亭長李伯元所撰暴露晚清官場的小說，除流傳最廣的官場現形記外，主要的還有文明小史。如果說官場現形記是一般的揭露當時官場的書，那文明小史就是集中的反映當時官場對新政、新學的態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刻劃了新舊思想的衝突。

遠在二十年前，我會寫過這樣一則隨筆：

維新運動發生以後，新舊思想的衝突，表現得非常激烈。南亭亭長的名著文明小史第四十二回，就說到關於書籍方面的事。說南京有一個康太尊，反對新學甚烈。他這一年「看見上海報上，還刻着許多的新書名目，無非是勸人家自由平等的一派話頭」，他「想這種書，倘若是被少年人瞧見了，把他們的性質引誘壞了，還了得！」他想：「我現在辦的這些學堂，全靠着压制手段部勒他們。倘若他們一個個都講起平等來，不聽我的節制，這差使還能當嗎？現在正本清源之法，第一先要禁掉這些書。書店裏不准賣，學堂裏不准看，庶幾人心或者有個挽回。」所以在「學堂裏的學生，你也去買，我也去買」，書店「應接不暇，利市三倍」的時候，便「驀地裏跑進來多少包着頭，穿着号子的人，把買書的主顧一齊趕掉，在架子上儘着亂搜，看見有些不順眼的書，一齊拿了就走。單把書拿了去還不算，又把店裏的老闆，或是管賬的，也一把拖了就走，而且把賬簿也拿了去，一拖拖到江寧府衙門」。一共拖去十三家書店裏二三十個人。經過許多麻煩，才被「勒令衆書店主人，具一張永遠不敢販賣此等劣書，違甘重办的切

結，然後准其取保回去。所有搜出來的各書，一律放在江寧府大堂底下，由康太尊親自看着，付之一炬，通統銷燬。然後又把各書名揭示通衢，永遠禁止販賣。康太尊還恐怕各學堂學生，有些少年，或不免偷看此等書籍，於是又普下一紙諭單，叫各監督各教習曉諭學生，如有誤買於前，准其自首，將書呈燬，免其置議。如不自首，將來倘被查出，不但革逐出堂，還要從重治罪。「當時新舊思想衝突的情形，於此可見。

從這一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統治階級的所謂維新運動，提倡新學，最本質的動機與目的，究竟是爲着什麼？所以官方雖軟欺硬騙，把新政、新學叫得「沸反盈天」，而新舊思想的衝突，人民與官僚統治階級以及帝國主義的矛盾，愛國者與賣國者的鬥爭，並不能得到消弭，相反的更加激烈，一直發展到進行革命。这就構成了文明小史反映維新運動時期階級矛盾的主要特點，也就是這部小說能以獲得存在並有別於官場現形記的地方。

話雖如此，李伯元的反映，是有歪曲的。

不妨先看文明小史的楔子：

……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賣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却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着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興奮，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嗎？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

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們這一番苦心孤詣也。……

這裏所謂「表揚」，很顯然是反面着筆的話。所以，在第六十回，平中丞奉命出洋考察新政，書中所「表揚」的人物，都想來當隨員，「圖個進身之階」的時候，平中丞就挖苦他們：「諸君的平日行事，一個個都被文明小史上，搜羅了進去，做了六十回的資料，比泰西的照相，還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畫還要畫得透露些。諸君得此，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將來讀文明小史的，或者有取法諸公之處，薪火不絕，衣鉢相傳，怕不供諸君的長生祿位麼？」弄得這些人都「絕了妄想，一個個垂頭喪氣而歸」。伯元是憎恨這些人物，把希望寄託在平中丞身上的，認為他考察政治回國，可以「興利的地方興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補朝廷之失，下救社會之偏」。不過，這希望是不是可以達到呢？伯元似乎也不敢自信，因而，在同一時期寫作的中國現在記的楔子裏，就反映了他的傷感。

中國現在記的楔子說：

……現在中國到了什麼時候了？一個人說道：「中國上下相蒙，內外隔絕，武以弓刀爲重，文以帖括見長，原是個極腐敗不堪的！」在下答道：「成事不說，既往不咎，這是過去的中國，你說他做甚？」又有一個人說道：「中國興學通商，整軍經武，照此下去，不難凌轢萬國，雄視九洲」。在下又答道：「成効無期，河清難俟，這是未來的中國，我等他不及。」那兩個人一齊說道：「這又不是，那又不是，依你看了來，中國將無一而可的了。」在下道：「不然，不然！你我生今之時，處今之境，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立蒼茫，愴然涕下。過去之中國，既不存鄙棄之心，未來之中國，亦豈絕無期望之念？但是窮而在下，权不我操，雖抱着撥

亂反正之心，與那論世知人之識，也不過空口說白話，誰來睬我？誰來理我？則何如消除世慮，愛惜精神，每逢酒後茶餘，閒暇無事，走到瓜棚底下，與二三村老，指天劃地，說古論今，把

我生平耳所聞，目所見，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一一說與他們知道。……」「希望」是存在的，「希望」是渺茫的，「成功無期，河清難俟」，這就不能不使他「獨立蒼茫，愴然涕下」了。由於他的世界觀所局限，他不能看到已經孕育在自己作品中新的革命的萌芽，他祇能意味着封建統治的日趨崩潰……

在這幾個楔子和尾聲裏，很明確的反映了李伯元的政治態度。他反對當時那些貪污和假維新的官吏，同樣的反對那些主張維新以至革命的人物。他和劉鐵雲一樣，反對「北拳南革」，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裏，就用一千五百言詆「革命黨是破壞天理國法人情」的，說義和團「裝妖作怪，駭俗驚愚」，「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他希望中國有救，認為必須「維新」，不能革命。而維新的希望，却寄之於能有像平中丞那樣有爲的官吏。維新似乎也有所限制。他的思想，仍舊是以中國固有的封建道德，擁護清朝統治爲基礎的。這樣，他所描寫的一些維新以至革命的人物，就不可能不是一些投機的，充滿着缺點的人物了。他的筆觸，就不可能接近到像譚嗣同那樣的維新黨，像孫中山、史堅如、陳千秋那樣的革命黨，他也無法理解。他祇能看到像平中丞那樣的「先進人物」，認作是中國的前途。這就是他的世界觀。●

不過，他的認識，雖有很大的局限，但他究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因此，他所反映的，在某些部

●此千五百言，本書已經刪去。

分，縱不免誇張和片面，基本上还是真实的。也因此，他雖不理解人民，但通过对反面人物及其環境的刻劃，还是相当深度的透露了人民的要求和願望，革命高潮的必然到來和清統治階級的必然崩潰。殖民地化的上海生活，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在各方面加緊，以及日益嚴重的磕頭主義的外交政策，同樣是暴露無遺。

(文明小史)這部小說的缺點和錯誤雖然不少，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足以幫助我們了解晚清，特別是戊戌政變（一八九八）以後的中國的。在藝術性上，特別是各色各樣興學官吏性格的刻劃，也有相當的成就。在第三十一回裏，他曾經借周翰林的話，概括他所描寫的這一類人物：

現在办洋務的，認定了一個模棱主義，不管便宜吃虧，只要沒有便罷，从不肯講求一點實在的。外國人碰着這般嫩手，只當他小孩子頑。明明一塊糖，裏头藏着砒霜，他也不知道。那辦學堂的，更是可笑。他也不曉得有什麼叫做教育，只道中國沒有人材，要想從這裏頭培植幾個人才出來，這是上等的办学堂的宗旨了。其次，則爲了上司重這個，他便認真些，有的將書院改個名目，略置辦些儀器書籍，把膏火改充學費，一舉兩得，上司也不能說他不是。還有一種，自己功名不得意，一樣是進士翰林，放不到差，得不着缺，借這办学堂博取點名譽，弄幾文薪水混過，也是有的。看得學生，就同村裏的蒙童一般，全仗他們指教。自己舉動散漫無稽，倒要頂真人家的禮貌，所以往往鬧事退學，我看照這樣做下去，是決計不討好的。……

這可以說是文明小史裏所寫官僚們對外交和興學態度的總結。是當時最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思想狀態。由於對於這些人物的熟習，伯元的描寫，是相當生動而深刻。通過各自不同的個性，與不同的教養與環境，呈現出各種各樣不同的姿態。就中如柳繼賢、万岐、姬筱山、王毓生、勞航芥……等，

給予讀者的印象是相當深的。祇是深刻細緻，較之官場現形記刻劃佐雜，不能說不稍遜一籌。這裏祇想引描寫勞航芥會見安紹山（康有爲）較簡短的一節，以見其譴責的風格：

……守門的把勞航芥引進廳廰，伸手便把電氣鈴一按，裏面斷斷續續，声响不絕。一個披髮齊眉的童子，出來問什麼事。勞航芥便把外國字的名片遞給了他。那童子去不多時，安紹山拄着杖，趿着鞋出來了。勞航芥上前握了一握他的手。原來安紹山是一手長指甲，蟠得彎彎曲曲，像鷹爪一般，把勞航芥的手觸的生痛，連忙放了。安紹山便請勞航芥坐了，打着廣東京話道：「航公，忙的很啊！今天還是第一次上我這兒來呢。」勞航芥道：「我要來過好幾次了！偏偏禮拜六、礼拜，都有事脫不了身。又知道你這裏輕易不能進來，剛才我說了暗號，那人方肯領我，否則恐怕要閉門不納了。」安紹山道：「勞公，你不知道這當中的緣故麼？我自上書觸震權貴，他們一個個欲得而甘心焉。我雖遁迹此間，他們還放不過，時時遣了刺客來刺我。我死固不足惜，但是上繫朝廷，下關社會，我死了以後，那個能够擔得起我這責任呢？這樣一想，我就不得不慎重其事，特特爲爲，到順德縣去聘了一個有名拳教師，替我守門，就是領你進來那人了。你不知道，那人真了得！」勞航芥道：「你這兩扇大門裏面，漆黑的，叫人路都看不見走，是什麼道理呢？」安紹山道：「咳！你可知道，法國的秘密社會，那怕同進兩扇門，知道路徑的，便登堂入室，不知道路徑，就摸一輩子都摸不到。我所以學他的法子，便大門裏面，一條衝堂，用磚砌沒了，另開了五六扇門，預備警察搜查起來，不能知道真實所在。」勞航芥道：「原來如此。」說着，隨把電報拿在手中道：「有椿事要請教紹山先生，千祈指示。」安紹山道：「什麼事？難道那腐敗政府，又有什麼特別舉動嗎？」勞航芥道：「正

是。」便把安徽黃撫台要聘他去做顧問官的話，子午卯酉，訴了一遍。安紹山低下頭沉吟道：「腐敗政府，提起了令人痛恨！然而那班小兒，近來受外界風潮之激刺，也漸漸有一兩個明白了。此舉雖然是句空話，差強人意。況且勞公抱經世之學，有用之材，到了那边，因勢利導，將來或有一線之望，也未可知。倒是我這個海外孤臣，萍飄梗泛，祖宗邱墓，置諸度外，今番聽見航公這番說話，不禁感觸，真是曹子建說的：君門万里，聞鼓吹而傷心了。」說到這句，便盈盈欲泣了。勞航芥素來聽見人說安紹山忠肝義胆，足與兩曜爭輝，今天看見他那付涕泗橫流的樣子，不勝佩服。當下又談了些別的話，勞航芥便告辭而去。臨出門時，安紹山還把手一拱，說道：「前途勢力，爲國自愛。」說完這句，掩面而入，勞航芥又不勝太息。……

在短短的千餘言之中，把維新黨領袖之一的安紹山（康有爲）性格的特徵，諷化的生動極了。這樣的誇張，也正是晚清譴責小說描寫的特徵。此外，如寫湖南永順府武生暴動的場面，寫羣衆的心理與動態，筆力的雄深健勁，在晚清的小說中，也是不多見的。

總之，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与文明小史，雖同爲暴露晚清官場黑暗之書，但各有目的，各有所長，實爲姐妹篇章。讀此兩書，再益以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孽海花，則晚清數十年的社會情況，也大體可以知道一些。這幾部小說裏面，都响徹着滿清封建統治階級崩潰覆滅的「喪鐘」……

（一九五五年六月改寫）

櫻子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却照耀得遠近通明。大眾齊說：「要出太陽了！」一船的人，都閑到船頂上等着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才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躺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炎熱，也忘記是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声响動，霎時電光閃爍，狂風怒号，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布滿。大眾齊說：「要下大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掇椅的掇椅，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声一定，大雨果然下來了。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風声，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甚麼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約離着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

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們這一片苦心孤詣也。正是：

謗書自昔輕司馬，
腐朽神奇隨變化，
直筆於今笑董狐；
聊將此語祝前途。

欲知書中所言何事，且听初回分解。

目次

第一回	校士館家奴談歷史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一
第二回	識大体刺史講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	二
第三回	礦師踰牆逃性命	舉人繫獄議罪名	三
第四回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中西交譖賢守爲難	四
第五回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听攢撥礦師索賠款	五
第六回	新太守下馬立威	弱書生會文被捕	六
第七回	捕會黨雷厲風行	設捐局癡心妄想	七
第八回	改洋裝書生落難	竭民膏暴吏橫征	八
第九回	毀捐局商民罷市	救會黨教士索人	九
第十回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爲魚設餌當道苦心	一〇
第十五回	却禮物教士見機	毀生祠太尊受窘	一一
第十二回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傷心廉吏	一二
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幾	一三
第十四回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	一四

第十五回 遠慈訓背井離鄉	誇壯遊乘風破浪	卷一
第十六回 妖姬織豎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裝束殊異	九
第十七回 老副貢論世發雄談	洋學生著書誇秘本	一五
第十八回 一灯呼吸競說維新	半價招徠謬稱克己	三
第十九回 婚姻進化柔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二八
第二十回 演說壇忽生爭競	熱鬧場且賦歸來	三四
第二十一回 还遺財商業起家	办学堂仕途借徑	三〇
第二十二回 巧夤緣果離學界	齊着力丕振新圖	三毛
第二十三回 爲游學枉道干時	阻翻台正言効友	三毛
二十四回 太史維新喜膺總教	中丞課吏妙選眞才	三毛
第二十五回 學華文師生沆瀣	听演說中外糾纏	一毛
第二十六回 入會黨慈母心驚	議避禍書生胆怯	一毛
第二十七回 湖上風光足娛片晌	官場交際略見一斑	一毛
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辭官	懼洋兵鄉紳偷進府	七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欽使回京	裁書吏縣官升座	一毛
第三十回 办刑錢師門可靠	論新舊翰苑称雄	毛
第三十一回 請客捐賞刁商後到	幕僚籌策北海留賓	毛
第三十二回 幕僚籌策北海留賓	趁風縱火惡棍逞凶	毛

第三十三回	查閉市委員訛索	助罰款新令通融	二九
第三十四回	下鄉場腐儒矜秘本	開學堂志士表同心	三一
第三十五回	謁撫院書生受氣	遇貴人會黨行兇	三三
第三十六回	適異國有心嚮學	謁公使無故遭殃	三五
第三十七回	出警署滿腔熱血	入洋教一縷生机	三七
第三十八回	脫罪名祇憑片語	外交涉還仗多財	三九
第三十九回	捐紳富聊充貪吏囊	論婚姻竟拂慈闡意	四一
第四十回	河畔尋芳盈盈一水	塘邊遇美脈脈兩情	四三
第四十一回	北闕承恩一官還我	西河抱痛多士从公	四五
第四十二回	阻新學警察鬧書坊	憲異服書生下牢獄	四五
第四十三回	誇華族中丞開學校	建酒館革牧創公司	四七
第四十四回	辦官報聊籌抵制方	聘洋員隱寓羈縻意	四九
第四十五回	柔色怡聲待遊歷客	卑禮厚幣聘顧問官	五二
第四十六回	謁志士如入黑獄	送行人齊展白巾	五五
第四十七回	黃金易盡故主寒心	華髮重添美人回意	五七
第四十八回	改華裝巧語飾行藏	論圓法救時抒抱負	五九
第四十九回	該晦氣無端賠貴物	顯才能乘醉讀西函	六一
第五十回	用專門兩回碰釘子	打戲館千里整歸裝	六三

第五十一回 公司船菜單冒行家

跳舞會花翎驚貴女

三六

第五十二回 聞禁約半途破胆

出捐款五字驚心

三七

第五十三回 風光在眼著書記遊

利慾薰心當筵受騙

三八

第五十四回 改稟帖佐雜虛心

購機器觀察快意

三九

第五十五回 險世界聯黨覓錙銖

惡社會無心落圈套

三四

第五十六回 閱大操耀武天津衛

讀絕句訂交莫愁湖

三五

第五十七回 声東擊西傻哥甘上當

樹援結黨賤僕巧謀差

三六

第五十八回 善鑽營深信老奴言

假按摩巧獻美人計

三七

第五十九回 論革命幕府縱清談

半席談結束文明小史

三八

第六十回 分礼聳動骨董名家

救月食官衙循舊例

三九

第六十一回 當官不當官不當

半席談結束文明小史

三一〇

第六十二回 出賣聲名爲利潤

公案劇本

三一

第六十三回 殊不知正則

人之常情

三二

第六十四回 不識其謀詭怪全

戲劇

三三

第一回 校士館家奴談歷史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却說湖南永順府地方，毗連四川，苗漢雜處，民俗渾噩，猶存上古樸陋之風。雖說軍興以來，勸臣閱閥，焜耀一時，却都散布在長沙、岳州幾府之間，永順僻處邊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迴伏，佳氣葱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樂而利其利」的一句話。所以，到這裏做官的人，倒也鎮日清閒，逍遙自在。不在話下。且說這時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繼賢，本籍江西人氏，原是兩榜進士出身，欽點主事，吏部觀政。熬了二十多年，由主事而陞員外，由員外而陞郎中。這年京察屆期，本部堂官見他精明練達，勇敢有爲，心地慈祥，趨公勤慎，就把他保了進去。引見之後，奉旨記名。不上半年，偏偏出了這個缺，題本上去，又蒙聖上洪恩，着他補授。謝恩之後，隨向各處辭行。有一個老友，姓姚名士廣，別號遜盦，本貫徽州，年紀七十多歲，本在保定書院掌教。這番因事進京，恰好遇着柳知府放了外任，从此南北睽違，不能常見，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幾日，一同出京。到了臨動身的头一天，姚老先生在寓處備了一席酒替他餞行。約摸吃到一半，姚老先生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送到柳知府面前，說道：「老弟此番一麾出守，上承簡命，下治萬民。不要把這知府看得輕，在漢朝已是二千石的職分。地方雖一千餘里，化民成俗，大可有爲。愚兄所指望於老弟者，祇此數言。吾輩既非勢利之交，故一切陞官發財的話頭，概行蠲免。老弟如以爲是，即請滿飲此杯。」原來這位姚老先生，學問極有根基，古文工夫尤深，目下年紀雖已古稀，却是最能順時達